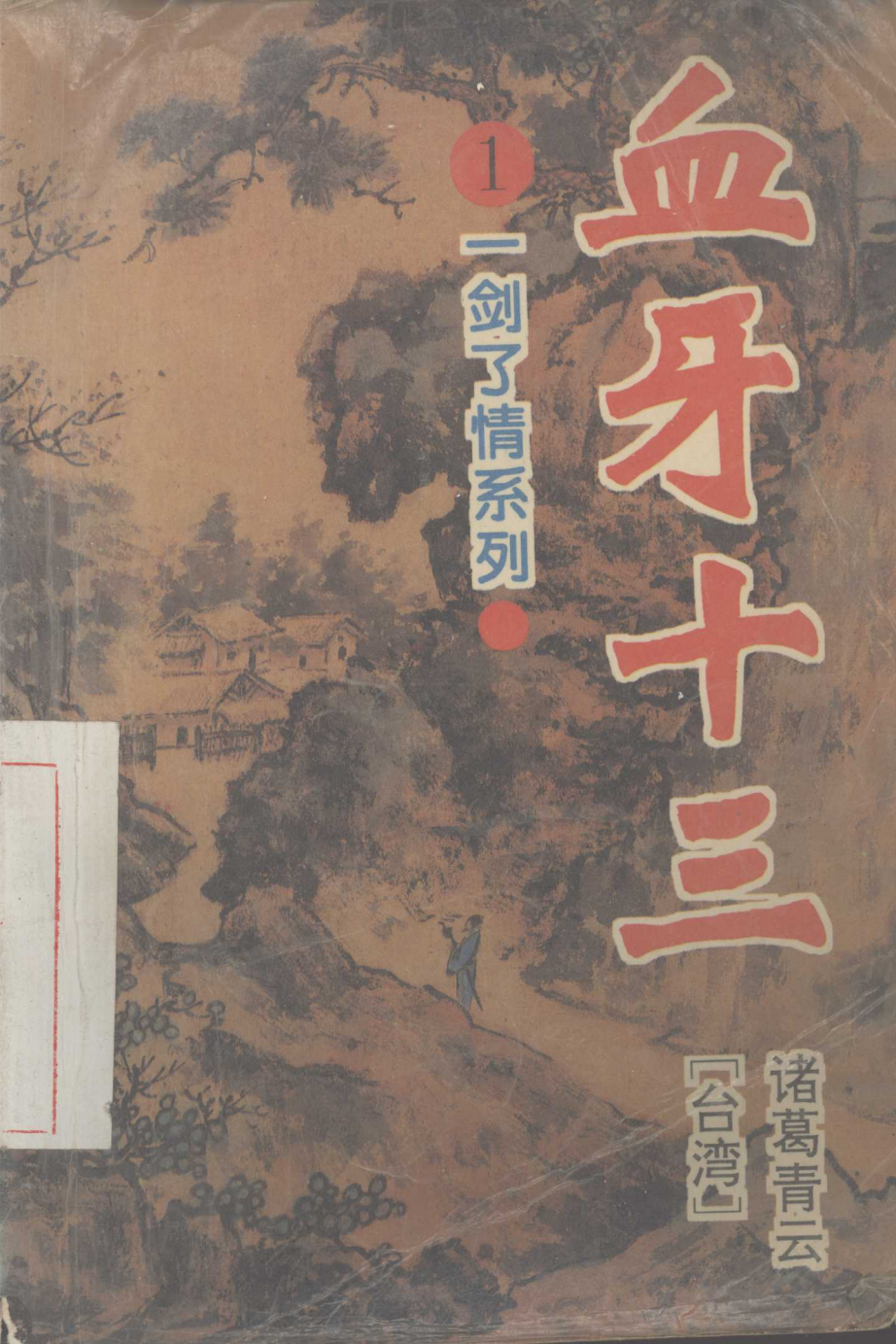




血牙十三

1
— 剑了情系列 —

『台湾』
诸葛青云

一劍了情·系列

血牙十三

〔台灣〕諸葛青雲 著

中原農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7 号

一剑了情·系列
——血牙十三★

[台湾]诸葛青云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湖南印刷一厂印刷
全国各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3 字数:450 千字

1993 年第 1 版 1994 年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0 套

ISBN7-80538-475-4/I·207

定价:17.80 元(三册覆膜)

内 容 简 介

江湖上的“六合帮”的所有地盘突然之间被遭残酷的血洗，此帮总帮主八爷被人追杀……

为了报仇，他回到“师父”那要求将祖传的而在江湖上已销声以久的名列十大绝世凶刃之首的“血牙十三刀”取之报仇。

可他在报仇中次次有阻……，为什么？他为了谢七叔，接下了江湖中名望很高的神龙旅之帮总帮主，但，七叔随后又被人说成是万恶的罪人，这是怎么一回事？

自从“血牙十三”在江湖上露面后，给他带来了一些不可思意的事情，黑白两道却与他为敌这又是什么原因？

“师父”是什么样的人？七叔是恶是善，八爷用的什么样的方法报了仇，请君阅读，便可得到一种满足。

目 录

第一章	勇猛之将.....	(1)
第二章	杀血解愤.....	(35)
第三章	夺命之掌.....	(68)
第四章	落魂堡内.....	(104)
第五章	血牙小刀.....	(127)
第六章	重担在肩.....	(154)
第七章	恶人之城.....	(185)
第八章	神龙劲旅.....	(218)

第一章

勇猛之將

天还是那个天。

酷冬的寒气侵人。

风刮到腊腊作响。

沙砾在半空里飞舞。

蒙蒙迷迷一片。

透着一打凄艳的天光。

一副凄怆低沉的景像令人有种酸楚的哀伤，芦苇荡后的万家楼子在魔咒里的风啸中，仿佛陷进万劫不复的惨境里，芦花任的翻扬中，它虽然依旧立在那里。

但是，此时万家楼子的风采已不复依旧，如今它将似一个垂暮之年的贵妇，已是皱纹满面，满目苍夷了……

烽火台上的长烟早已冒起，随着劲疾的风长烟在半空里散逸，云层压的喘不过气来，万家楼子内爆出震天的凄凉喊叫，人如蝼蚁似的在四处狂奔惨嚎。

常志风那张通红的脸上仿佛结上一层寒霜般的杀气，两眼眼里透出的是股股凶光，他那柄长刀斜提在半空。

鲜血从刀沿上缓缓滴落，慑人的锋刃却卷起了口子，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砍了多少人，只觉得自己的手臂都有些酸痛，几乎，连三十来斤的大砍刀都提不起来。

他刀削眉宇间沾了血气，紧紧的拧在一起，人已站在万家楼子的顶上，看着楼子下的砍杀情景，这真是一场悲壮的浩杀，他带领的七十二条汉子在半夜里血洗卷了万家楼子，透着天光时分，已有百来口人死在这群穷神恶煞手里。

常志风对这次的突袭十分满意，他先观察天象后再订大杀的时间，眼看着六合帮烽火台的狼烟已给刮的七零八散，五十里外的六合帮金家楼、老合沟、佟家集、牧马坡、徐家寨子、北阳镇他们六合的力量全都达不到万家楼子，远水救不了近火，当那连天的烽烟飘逸在这六合地界的时候，常志风这伙人已是远飘他地，杀劫已了，留下的仅是断墙残垣，尸首遍野了。

常志风得意的站在万家楼子的屋瓦上，想不到自己也能踏遍了这块象征司徒凌楚爷的地盘，通红的眼珠子扫遍了整个万家楼子的四周，看看有没有活口能逃出自己的掌握的视

线。

他看见他的兄弟“八指龙”正追逐着一个雪白衣衫的女人，那女人边跑边嚎，慌张的寻找可隐藏的地方，“八指龙”似乎不急于宰杀这个白衣女人，“八指龙”在嘲笑，他撕开了这女人那身白衣罗衫，只见那女人发丝蓬散的在厉吼悲愤，白脂般的肌肤在烟消中呈现出来，“八指龙”的大手已抓住了那女人的满头的发丝，一柄刀子已挑开了那女人的长裤，刹那间，赤裸裸的女人已落在“八指龙”的手里，也呈现在常志风的眼里。

常志风眯着那双赤红的眼，双唇紧紧缩在一起，半晌，他才沙哑的叫道：“八指龙，现在咱们不是作乐的时候，快砍了那娘们，看看还有没有活口……”

“八指龙”用手扭过那女人的脸，一张洁净秀丽的面庞虽然透着惊艳的惊恐，但，依旧是明媚动人，她能让任何男人砰砰心动。

常志风虽然是个轻易不动遐思的人，望着这张垂怜的面庞也不觉心神恍移，“八指龙”嘿嘿地道：“霸子，是司徒凌楚的妹子。”

那句话道像云空里的闪电钻让常志风的心坎里，司徒凌楚爷的老妹子，司徒凌楚、司徒凌楚，你不会想到常志风会洗了万家楼子，也不会想到你的老妹子落在常志风手里，那个白晰身体能勾起男人欲火的女人竟是司徒凌楚爷的妹子，常志风嘿嘿地道：“八指，扔过来——”

在一声尖锐的惨叫声中，那女人像抛起的圆球一样，猛

地被摔向空中，常志风单脚站在瓦梁上，伸手将那女人搂在胳膊里，他眼里喷着火焰般的瞪着光溜溜的女人，沉声道：

“司徒凌楚爷在那里？说。”

虽然常志风把司徒凌楚恨进骨髓里，但，对司徒凌楚那份尊敬，依旧称他一声爷，凌风珠一阵晕眩中蓦然看见常志风那张凶恶的脸，原本惊悸的脸靥更加悲怆和绝望，眸珠里迸泛着层层泪影，她颤悚的道：“不知道。”

常志风扬起那沙哑的喉咙呵呵地大笑道：“不知道，嗯，我知道，老子只要在你身上留上点记号，司徒凌楚那小子不清也自到，你是他大妹子，他大妹子给常志风操了那么多心还会不会缩着头藏起来……”

常志风的狠在道上甚负盛名，他并不指望能在凌风珠嘴里套出点什么？一双手捏住凌风珠晃动的乳头，一柄雪亮的匕首已在凌风珠的身上已划了好几刀，那是几个血字，鲜血从刀痕上涌流下来，凌风珠已痛得晕死了过去。

常志风在畅快的大笑，将这个赤裸裸的女人斜挂在屋檐上，那斜檐如一道弯弯的钩子，尖锐的檐角已嵌入凌风珠的背脊里，她仿佛是条刚被宰杀的猪体一样，随着风摆挂在半空中。

在刺骨的剧痛中，凌风珠惨叫着睁开了双眼，从那双几乎睁开出眼眶的眼珠里，那份怨恨悲愤的神色全落进常志风的眼里，连常志司这种狠厉的角色，看了都不觉得打了个寒战。

他默默的从万家楼子上飞跃下来，“八指龙”的刀正好

一个黑脸汉子的头劈成两半，左右的垂在双肩上，鲜血如豆腐般的脑浆，正像一拳击碎的豆渣，溅起了烂稀稀的血汁，“八指龙”意犹未尽的泔泔嘴角，那双眼珠子如贼眼似的犹在搜索着尚活着的人。

常志风目睹自己这个亲手带出道的小兄弟狠是够狠了，就是江湖经验尚嫌不足，但已令他相当满意了，他扫瞄了各处一眼，道：“独眼呢？嗯？”

远处响起一声狼嗥似的长笑，只见那个一身黑袍的独眼汉子一双手已穿进一个老人的胸前，五指在胸脯里一阵掏翻，一颗血淋淋的人已颤跃在掌心里，他喜孜孜地咬了一口，解血抹在脸唇间，独眼津津有味的嚼了几口，才满身舒泰的向常志风走过来，嘿嘿地道：

“老哥哥，独眼今天杀了十八条汉子，啃了七个人心，咱们血洗了万家楼子，司徒凌楚那杂碎的威风尽毁，六台会风吹云散，其他几家不足为其害怕了。”

常志风的眉头一皱，咬牙道：“先别得意，司徒凌楚爷不是个省油的灯，咱们挑了他的老窝，毁了楚家一百零八口人，他不会那么快就忘了这段梁子，这杂碎今夜命大，居然不在楼里，兄弟，立刻整顿自家兄弟，咱们务需踩出司徒凌楚爷的落脚处，要一鼓作气灭了他，否则，咱们往后这口江湖饭就不好吃了。”

“八指龙”嘿嘿地道：“成，这事交给我……”

他吹起了口哨，七十余条沾满血腥的汉子已站在常志风的面前，冷飒的风吹刮在这群如狼似虎的汉子面上，寒悚的

刀刃全蒙上一层秋霜般的杀气，常志风望着这群为己卖命的兄弟，呸地吐了口痰，问道：“有没有留活口！”

“没有。”

兄弟们齐声答覆。

在浩浩的寒风里，这些人复应的那么肯定，万家楼子百米条人命就这样毁在常志风的手里，“八指龙”斜睨了飘挂在楼顶檐角上的凌风珠一眼，啧啧地道：“这么标致的一个女人，竟会白白放过她……”

鲜血染红了凌风珠晰白的赤露身子，令这群禽兽般的人渣勾起了阵阵遐想，常志风那线脸仿佛陡然间披了一层霜气，冷涩的瞪了八指龙一眼，沉声道：“行有行规，道有道规，咱们杀人不奸女，谁要犯了这条，有如这棵老树……”

他那柄刀快如疾电的向旁边那棵有五六十寒暑的老树砍去，那锋利的刀刃已没入树干之中，哗地一声，那棵树已迎着风啸而倒。

常志风的刀是利的，常志风的心是硬的，常志风的话更是铁铸的，“八指龙”吓的一哆嗦，脸色刹那间苍白，再也不敢吭个屁，七十多条汉子就在常志风的话语里朝着芦花荡里走去。

你们像一群厉兽一样，从黑暗中来也由黑暗中去，万家楼子就在冷风烟雾中逐渐消失，象征六合会的万家楼子毁在常志风这次突袭中，留下的只是无尽的追杀和仇恨……

天空里阴霾的令人喘不过气来，静悄的寒风吹得人心寒，徐徐的雪花在空中飘闪。

路是白皑皑的一片，顶着这种连兔都不愿来的冷风天气，司徒凌楚爷那顶大毡帽压的低低的，他脸上有股清冷的寒意，眉梢间沾着一片霜雪，嘴里吐着徐徐白气，跨在那匹随他有三年之久的血龙驹，带着他那十八个情同手足的兄弟们奔驰在这片芦苇荡间。

那无边的芦苇在幌移，司徒凌楚爷的心如滴血般的抽绞着，从朱老爷子手里接过万家楼子，他都能秉持朱老爷子的遗训，六合不散，永结同心。

在他照应下，六合会始终能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想到朱老爷子死后不到一年，万家楼子给人洗了，佟家集也挑了，牧马坡也在一夕间毁的给烧个精光，那维持六合警讯的烽火居然不发生作用，徐家寨子、北阳镇和老合沟真的没有发现烽火讯息么？

司徒凌楚爷心里在纳闷，连他那十八个生死兄弟也存在怀疑，洗万家楼子的是常志凤，挑佟家集的是陈锦云，烧牧马坡的是胡仲坤，这三伙人各选目标毁了各家，这其中所意味的东西就耐人寻味了。

司徒凌楚爷想起在自己这多亲朋好友死在这伙厉狠的手里，手心不自觉的淌着汗渍，他的手紧紧攥着自己的剑，以牙还牙，血债血还才能还给那些怨死亡魂的人一个血的公道，空气中的寒意挫不了这批血性汉子的锐气，刻骨铭心的沉痛才是他们心灵的创伤。

司徒凌楚爷眼眶里有抹润湿的泪痕，在远远的芦花荡里，从摇曳的芦花中，他仿佛又看见妹子给人家刮光了衣服，吊

挂在飞檐斜角上，那一副死不瞑目的神情永远无法从司徒凌楚的眼里消失。

每当夜深不静，司徒凌楚总是从恶梦中惊醒过来，在狂烈的风嚎中，隐约中听见万家楼子亡魂的呐喊，挣扎的咆哮，司徒凌楚曾不止一次的告诉自己，他一定要剥了常志风的皮、陈锦云的肉、胡仲坤的骨……

浩浩荡荡的野地里，司徒凌楚的手突然挥了起来，十八匹马同时刹住了身势，十八道人影动作划一的同时飘落马下，他们都是久经江湖的高手。

司徒凌楚的手势，已告诉他们有了警讯，十八条汉子立刻半蹲在地上，司徒凌楚爷的那双目光有若利刃般的骑过芦苇荡里，半晌，他才沉声喝道：“朋友，出来吧，是条汉子，不必偷偷摸摸的……”

芦花一分，一个人影已从那高过人头的芦苇中跌跌撞撞的奔了出来，他满面惊骇之色，一抬眼看见司徒凌楚爷炯炯如神的瞪着他，颤悚道：“是八爷，我三毛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司徒凌楚爷算是松了口气，老树镇的三毛，是他兄弟马君超身边跟班的小兄弟，三毛人虽称不上字号，但那份忠义却是马君超口里常念着的。他淡淡地道：“三毛，你怎么躲在这里，如果我们出手快，有个闪失，你这条小命岂不早栽在芦苇荡里……”

三毛畏畏缩缩的一哆嗦，已惶急道：“八爷，小的知道这边的风险很大，但，为了八爷您和那班子兄弟，三毛不能

不为八爷通个信！”

司徒凌楚爷的眉梢子一紧，沉声道：“怎么？老树镇出了漏子……”

三毛咽了一口口水，结结巴巴的道：“铁爷给人锁了，七根铁条穿了十四个血洞，现在的铁爷就像个吊起的粽子，只留下那半口气……”

司徒凌楚爷的心神剧烈的一颤，他那八拜之交的兄弟给人穿了，能在老树镇穿了马君超的不多，马君超是条血性汉子，一柄剑更是出神入化，而来人竟在他的地盘里穿了他，这份能耐就让司徒凌楚纳闷了，他那张原本红通通的脸上仿佛结了一层寒霜，冷涩的道：“是谁干的？”

三毛哆嗦的道：“我的爷，三毛再有通天本事也打听不出是那个熊干的，不过，八爷，我看这里面不简单，您老最好是绕个路，闪过去算了，这档子事暂时不要过问……”

司徒凌楚鼻子里重重的哼了一声，道：“我兄弟给人家穿了骨，我却要装聋作哑的闪了过去，三毛，你把司徒凌楚看成什么样的人了，这件事司徒凌楚感谢你通了个信，剩下的事就是我司徒凌楚来办了……”

三毛在司徒凌楚爷面前不敢再多嘴了，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身份，能和司徒凌楚爷交谈上一两句已够自己风光了，他只有边儿站的份了。司徒凌楚的目梢子掠过所有的兄弟脸上，沉声道：“也许是常志风，也许是陈锦云，不管咱们会碰上谁？咱们必需去看马君超，为了不让敌人太快发现咱们，咱们分批进老树镇，留下马，个人单独行动，我只带朱

士元去铁家，其余的兄弟按咱们的暗号联络。……”

朱士元是朱老爷子的儿子，他秉承朱老爷子一身艺业，多少年来一直追随在司徒凌楚爷身边，人机灵、手脚快，一柄剑能穿碎人的咽喉，司徒凌楚爷信得过朱士元，而朱士元更是以司徒凌楚爷马首是瞻。

马缰由朱士元拉着，两个人慢慢的向镇上走去，朱士元深深了解司徒凌楚爷的心意，他们要游荡的溜进老树镇，这样会给敌人留了意，也很快的会让敌人暴露了自己，更会使自己那十来个兄弟轻易的混进老树镇上。

老树镇在旋荡的风啸中透着一抹荒凉，数十户人家狼痕而立，小酒铺里杏黄色旗帜在风啸中摇曳，阵阵烧刀子的酒香随风飘来，老瞎子的酒铺上早已坐满了过往的客旅，沿着酒棚子稀落的座位上，少说也有七八十个道上兄弟，司徒凌楚爷的眼梢子略瞄过铺子一眼，大毡帽压得更低了，他嘴角上含着那一抹永远不歇的酷冷微笑，仿佛是在告诉朱士元果然有人在窥视我们了。

朱士元斜背着剑，拉着马缰，如鹤立鸡群似的，带着那种狂傲和不屑，踏出的步子在地面上叮冬作响，两个人无视旁人的存在，直往马君超的屋前走去，在他们的背后，传来老瞎子的铁铲声，敲的锅子叮冬作响，他拉开了粗哑的声音叫着：

“客倌，大冷天里，进来喝两盅吧。”

一条大黄狗狂吠着从铁家的老屋子里闯出来，司徒凌楚爷像座神般的已踏上铁家的石阶，那条大黄狗仿佛知道眼前

的人是谁似的，呜的一声吓的缩回了身子，扒在石板道上，铁家的大门虚掩着，司徒凌楚爷心里一阵激动，没有经过通报推门跨了进去，里面冲出一个含泪的白衣少妇，她在失措中啊了一声，一看是司徒凌楚，颤声道：

“楚大哥！”

人已掩住憔悴的脸庞呜呜地哭了起来，司徒凌楚心里一阵酸楚，冷静的道：

“铁兄弟呢？”

那少妇惶恐的直摇手道：

“楚大哥，别进去，马君超已够苦了，他不想见任何人，见了你，他会……他会……”

司徒凌楚顾不得这些了，移身向屋子里扑去，乍入眼帘，司徒凌楚的心底如冰透了的空心萝卜，只见马君超一条铁铮铮的汉子，两肩的琵琶骨上各穿透了两根铁丝，胸前的肋骨上也卷着根根缠绕的铁线，而马君超那张圆嘟嘟的脸已成了苍白色，马君超咬着牙忍着痛，吊挂在床上，额际上的珠汗如豆粒般的滴落下来，若非是个铁打的汉子，早就痛死过去，他犹能咬牙苦撑着可见这个人是何等的豪气了，司徒凌楚眼里几乎迸出了眼泪，道：“兄弟，谁下的重手……”

马君超瞪着那双赤红的眼珠，从苍白又带黑的双唇里终于迸出了几句话，颤喘道：“是瘟神，他在逼问我你的下落……”

瘟神罗晓阳是江湖的大名人，他是有名的凶神恶煞，谁要落在他手里，不死也得褪成皮。

司徒凌楚心里顿时一沉，常志凤、陈锦云和胡仲坤已够头痛了，现在又加上一个瘟神罗晓阳，这伙人不约而同的全来了这里，事情已不如想像中那么单纯了，他们是有意毁了六合，有意要除了司徒凌楚，司徒凌楚眼里燃烧着愤怒的焰火，一双手已握着马君超的手道：

“兄弟，这个仇咱们会报……”

蓦地里，一个冰冷的语声，从后屋里传进来，道：

“还要报仇，司徒凌楚、马君超不是认识你不会有今天，你这个亡命的害的我儿子还不够，现在，你立刻滚，滚晚了只怕瘟神那帮子人连我们的祖屋都烧了，司徒凌楚，司徒凌楚，我老太婆求你，别再扯着我儿子不放了……”

冲出来的是个年岁已高的粗灰衣衫的老太婆，她一脸泪痕的指着司徒凌楚咆哮，司徒凌楚了解天下父母心，他低下头黯然的道：“大娘，是司徒凌楚害了马君超，你老人家打我骂我，我都接受，但要我不替铁兄弟报仇，决办不到……”

铁家嫂子凄楚的哀求道：

“八爷，快走吧，这里不宜久留……”

司徒凌楚嗯了一声，那健硕的身子猛地一闪，他向铁大娘和铁家嫂子一拱手，人已挺立在屋外。

朱士元跟随了司徒凌楚多年，从没见过他像今天这么愤怒过，就是万家楼子被洗，司徒凌楚还能保持着极度的冷静，处理一切善后。

现在，从他那酷厉而寒冰的眼神里，朱士元知道仇恨已使这条汉子满身的杀意，司徒凌楚孤零零的站立在冷风里，他